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鄭証因

批校 葉洪生

鷹爪王

六

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六

原著 鄭證因
校 葉洪生

73 · 11 · 0724

· 8404314 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鷹爪王（第六冊）

著者 鄭

證 因

批校者 葉

洪 生

發行人 王

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七號
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—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定價：全七冊新台幣八四〇元

第六十回 大禍潛伏正幫規棒打鮑子威

鷹爪王等見所有進來的正是夜襲飛鷺船隊，竟用猛烈火攻的一干匪黨。不過內中尚少著幾人，已知道姓名的有那西川雙煞鬼臉子李玄通、喪門神邱甯，和那萬山主佟雲等，原是這鳳尾幫中重要的人物。那西川雙煞自知獲罪無法貸免，已經逃走，可是那萬山主佟雲怎麼也不見，難道也敢逃走麼？那興風作浪的斷眉石老么，緊隨在後面。此時竟聽出敢情這賊，連舵主的身份全夠不上，竟被他擾了個地覆天翻，未免不值！

這時一般匪徒被執堂師彭壽山帶上壇前，那鬼影子唐雙青、胡燦、屠振海、桑青、石老么、侯萬封全搶步朝著祖師神壇以大禮參拜。那侯天惠趕起著隨在石老么之後都也隨著跪拜起來，天南逸叟武維揚卻是單單的眼釘著他。那唐雙青卻首先發話道：「弟子等行事有失當之處，求幫主的慈悲吧！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面色一沉道：「你們先起來，我和這位陝西的朋友說話。」鬼影子唐雙青等一個個偏羞慚的站向一旁。秦中三島的首領侯天惠見別人全閃開，自己和武維揚對著面，只得說道：「武幫主，我侯天惠在江湖道上久仰武幫主是位當代的英雄，領袖鳳尾幫徒眾遠佈數千

里外，不只於是鳳尾幫的掌幫的幫主。江湖道上的領袖也只有你武幫主當之無愧，所以我一心來歸附，還望武幫主許我入幫受教才好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哈哈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別這麼捧我，我們這不過是烏合之眾。武某久聞得秦中三鳥，是江湖綠林道成名的英雄，朋友你居然看得起我鳳尾幫，我武維揚那敢不敬謹延攬。不過我這小小十二連環塢，在外人看來不過彈丸之地，我本幫中卻還沒有人敢輕視。除去在龍頭總舵下有職司的，就連外壇香主舵主不奉三堂旗令，他就不敢擅入分水關一步。朋友你是何人引進者，在那座壇受的祖師慈悲？怎麼我這龍頭主舵竟沒有報進來，這真是我鳳尾幫開山佈道以來未曾經過的事，倒教武某莫名其妙了？」

這秦中三鳥的首領追風鐵翅雕侯天惠窘得面紅過耳，只得忝然說道：「武幫主，我侯天惠此來原是投奔從前西川雙煞鬼臉子李玄通，知道他在幫中掌管鹽倉，我是請他汲引，願歸附在貴幫。他弟兄也願意我入幫受道，以免流浪江湖，早晚也是難以自保。只是來到這裡，正值淮陽派率眾入十二連環塢，李玄通因為王道隆等竟敢夜犯鹽倉，西川雙煞弟兄二人非把踐約赴會的人懲治一下才洩忿，遂致夜襲泗水船幫。我侯天惠遇上這種事，焉能袖手旁觀，遂也隨同他們一同動手。侯某作事莽撞處，尚望幫主原諒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冷笑一聲說：「朋友，你這番話真把我武維揚當作小孩子了。武某受全幫托付之重，執掌龍頭，要僅能管束這數十里連環水塢，那不過寸地王而已。我鳳尾幫分舵遍南北，那一處有甚麼行動全不容逃出武某掌握去。侯天惠，你那是一心皈依鳳尾幫？你分明率領

斬金截鐵話
如刀，直割
出猴心來！

手下弟兄，要在江南地面從托線孫（曆典謂保鏢人）手裡要一票買賣，不料對方扎手，秦中三鳥全折在陣上。這次跟頭栽的太厲害，無面目再見綠林道；你安心報復，偵知對方竟與淮陽派合為一路，到我十二連環塢；你暗地跟蹤下來，投到西川雙煞那裡，相機報復不過是借刀殺人。朋友你枉為多年江湖綠林道，招子昏點（曆典眼睛不亮）不認識我武維揚，十二連環塢的刀快，殺人不見血，只是不會借給人用，朋友你還有甚麼話講的？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在江湖上也是成名的綠林，此時當著一班江湖道，受人這麼譏諷；臉上由紅轉白，由白轉青，怒火中燒，憤然說道：「武幫主，你不許藐視人太甚！我侯天惠在綠林道中大小也有個名兒姓兒。不錯，我侯天惠和江南鏢客伍宗義、司馬壽昌結了樑子，只為淮陽派中燕趙雙俠藍氏弟兄多管閒事，我侯天惠焉能和他善罷干休！對於那鏢客倒沒放在心上，我們要不下買賣來，怨我們無能，和姓藍的倒是勢不兩立，這才跟蹤趕下來。江湖道上，有他沒有我，有我沒他，我這才跟蹤趕到十二連環塢。我侯天惠雖有招擾之處，不過自問沒有甚麼冒犯之處，姓侯的在江湖道上甚麼大江大浪全見過，甚麼能人也會過，武幫主你也過於小看我侯天惠了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把面色一沉道：「既然朋友你和燕趙雙俠有樑子，你們冤有頭債有主，你儘可到淮上清風堡或是到他家鄉藍莊去找他。不怕朋友你過意的話，你有本事應該阻止他，不教他人十二連環塢；他已入分水關，就是這十二連環塢的客人。朋友你在我這主壇所在地任意尋仇滋擾，我若不念在江湖道的義氣，早有人對付你了。我這十二連環塢規模過小不值朋友

自取其辱，
怪不得來？

你幫忙，你就請吧。」說到這立刻一扭頭，說了聲：「來！送他出去。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見武維揚竟這麼毫不給自己留情面，羞惱之下，竟也不顧一切，厲聲說道：「武維揚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侯天惠不是好惹的，你莫以為姓侯的落在你十二連環塢，就能由你擺佈。我侯天惠倒要見識見識你這龍頭幫主，有甚麼驚人本領？莫看你這十二連環塢人多勢眾，姓侯的還沒看在眼內。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從鼻孔中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侯天惠，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走了便宜，我若是在分水關內收拾你，那算我武維揚倚勢欺人。只要你不服，我要教你走出浙南去，我枉為鳳尾幫龍頭幫主。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哈哈一笑道：「武維揚，姓侯的在江湖道上也闖蕩了十幾年，敢作敢當，你要收拾我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；咱們走著瞧，你有本領把姓侯的留在浙南，姓侯的有本事也許再來找你。我侯天惠接著你的了！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末尾的話沒落聲，背後一陣勁風撲到，侯天惠連忙鴿子翻身雙掌作勢，只見背後竄過來的正是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，胡香主用沉著的聲音厲聲說道：「朋友你口角可要尊重，在本幫神壇下再要這麼放肆，你可要自找難堪！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恨聲說道：「你們用不著大言欺人，狐假虎威，你要摸摸我侯天惠自管動手。莫說你這不過是江湖幫會壇口，就是萬歲爺的金鑾殿，綠林道的朋友也要一樣走走。」八步凌波胡玉笙怒叱道：「侯天惠，你家胡香主要想動你又有何難！」隨著這個「難」字，

條的右掌「金豹露爪」，向侯天惠華蓋穴便打。侯天惠身形往左一斜，用「裡剪腕」向胡玉笙脈門切。這時只見天南逸叟武維揚以沉著的聲音道：「玉笙不許你動手，教他去。」八步凌波胡玉笙正待變招，聽得幫主話聲嚴厲；只得右腳用力一蹬，倒縱回來，身形敏捷，口中卻仍說了聲：「便宜了你這匹夫！」

這時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手持青鸞堂旗令，帶著兩名值壇弟子走過來，向追風鐵翅雕侯天惠道：「朋友，既是老江湖，還是識相些，何必自找難堪！我們幫主既已向你說明，在十二連環場中絕不動你毫髮，朋友你出了分水關就留神吧！你能離開浙南那才算朋友你的本事了。我派人用旗令送你出分水關，沒有人送你出去，只怕到處有人和朋友你為難，朋友你隨我來吧！」天罡手閔智轉身向外就走。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知道再不走定要惹火燒身，遂怒沖沖向天南逸叟武維揚說了聲：「武幫主，我侯天惠改日定來領教！」說罷轉身大踏步向外就走。

這位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率領兩個值壇弟子，緊緊監視著侯天惠向外走來，閔香主來到天鳳堂外，向追風鐵翅侯天惠道：「朋友，閔某不遠送了。」

閔香主隨向兩個弟子道：「你們以本堂旗令送他出十二連環場，沿途不得教他們留難，到分水關後趕緊回來繳令。」

兩值壇弟子答了個「是」字，立刻由一名年歲略大的弟子，把旗令接過去，向侯天惠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是奉命而行，請你好好隨我們到塢口，自有快艇送你出塢；沿途你若是想別的主

意，被伏椿連弩傷了，我們弟兄沒法交代。」這時天罡手閔智才要轉身，卻接聲說道：「你們只奉命行事，他若有甚麼舉動，你們只好回來，任他自行出場好了。」

追風鐵翅雕侯天惠冷然說道：「現在姓侯的算認識了你們，好在也教你們就認識認識秦中三鳥的首領，是不是甘心受辱之輩就行了。閔智，姓侯的不報今日之仇，絕不輕離浙南，咱們再會吧！」說罷逕向前走去。

天罡手閔智望著侯天惠的背影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只怕你不易那麼稱心如願吧！」跟著回轉壇前，向武幫主覆命。天南逸叟武維揚，這時已令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發出一道龍頭朱札，先令雁蕩山東平壩，旱路各舵，嚴行監視他的行動；更令巡江十二舵各舵，全派出精明幹練的弟兄跟綴著，更由龍頭主舵派出十二連環塢護壇能手，跟著綴下去，一出分水關就收拾他。這一來侯天惠想離開十二連環塢勢比登天。

且說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發付完了追風鐵翅雕侯天惠的事，抬頭向斷眉石老公道：「石靈壁，你身犯幫規，叛幫背道懼罪潛逃，現在你還敢回十二連環塢拜祖朝壇？現在的行為，很像不怕死的漢子。可惜你回來晚了，本幫主能容你，只怕幫規中沒有容你的那一條，你還不趕緊領刑等甚麼？」

龍頭幫中這一發話，把個斷眉石老么嚇得面如土色。自己原想著這次為幫中出力不小，無微功，回到十二連環塢，私下請閔智主給自己，在幫主面前求情，怎麼也可將功折罪。不想一入十二連環塢，竟趕上李玄通等聚眾復仇，夜襲鷹爪王的泗水船幫，自速其禍！果然被三堂

早就該死！

旗令調進來，竟扣留在塢口，就知要糟。此時一聽到龍頭幫主宣佈自己有叛幫背道之罪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！只要一披上這種罪名，這條命非斷送了不可，這次回十二連環塢，簡直是自己送死來了。

石老么此時那會不嚇得臉上變了顏色，立刻戰戰兢兢的撲到龍頭幫主面前一跪道：「弟子知罪，求幫主慈悲。弟子當初蒙祖師的嘉惠，得掌三岔港舵，弟子原想本著以身許幫之義去作，只為交友不慎，反落個身犯幫規。一時糊塗，以為有何面目再見一班同道？遂遠走關東，後來才輾轉入了吳提督的大營。求幫主的慈悲，寬恕弟子既往，弟子定當粉身碎骨報效幫主，求幫主的恩典吧！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冷然說道：「本幫主輕信傳言，說是你已喪命遼東，這才容留你到今日。當日你掌舵三岔港本是想竭力提拔你，不想你竟忘恩背叛畏罪潛逃。你在江湖道上作惡為非，已經死有餘辜，更投到那吳剝皮部下助紂為虐，荼毒良民；我鳳尾幫中沒有你這樣宵小行為的，留著你也是貽禍將來，你還不繳還票布麼？」

斷眉石老么一聽，令自己繳還票布，在幫規中是宣布死刑，立刻嚇得面如土色！竟自不顧得甚麼叫難堪，向上叩頭道：「幫主，我敢在祖師前發誓，我當日私自逃向北方，實因為被人引誘的重作了兩水買賣；聽說事已洩露，總舵就要下來人查辦，我才作出糊塗事來。事後追悔已自無及，弟子若有叛幫背教心，這次絕不敢再回來，幫主多恩典弟子吧！」

龍頭幫主略一沉吟向下說道：「石靈壁，本幫主念在你尚敢回來，暫免一死以觀將來。」

說到這頓一頓，斷眉石老么一聽幫主的口風有赦免自己之意，心裡略一鬆，忽的又聽幫主說道：「歐陽香主，他當日棄舵私逃時，隸屬那一堂管轄？」歐陽尚毅尚未答言，天罡手閔智躬身答道：「石靈壁原屬青鸞堂管轄。」龍頭幫主道：「既是隸屬青鸞堂，就請閔香主議罪。」斷眉石老么不由一哆嗦，暗暗著急，因為深知這內三堂香主全夠嚴厲的；可是首座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還稍形寬厚些，唯獨青鸞、金雕兩堂香主一位比一位狠辣，只怕自己不易逃出他手去了。

果然這位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竟自向下說道：「石靈壁，你身為舵主，竟敢違犯幫規與綠林道勾結作案，當時若是被官家把案情細底查明，十二連環塢就許被你斷送了。事後棄脫私逃，若論幫規定當處死，既是幫主慈悲你，本香主也只好從寬議罪。請神虎棒重責二百，十日後在本堂服役，百日再行撥掃各舵效力，石靈壁你還不謝祖師的慈悲麼？」

斷眉石老么一聽竟用神棒二百治罪，還不如受一刀之苦倒痛快；這二百棒挨完了，兩條腿非廢了不可。就是跟著喝藥，一百天內身上的功夫一點不能施展，形同廢人；遂不顧觸怒天罡手閔智，抬頭說道：「閔香主，你難道絲毫沒有同幫主憐憫之情，就這麼忍心廢我石靈壁麼？我已蒙幫主的慈悲，饒我這條蟻命。我更因一路對付淮陽派，為對手所傷，身上已掛著彩；再若慈悲我那二百神虎棒，還有我的命在？閔香主你看在祖師的面上，饒我這條命吧！」

斷眉石老么這時說出這種怕死貪生、哀求饒命的話，饒得不到本幫各香主各舵主的憐憫，反倒招惹的大家無不輕視，連鷹爪王既一班老少群雄無不竊笑。這廝先前本是蘇常一帶的巨盜，在綠林道中很有個「萬兒」，想不到這時竟這麼一點橫勁沒有。這時天罡手閔智雙眉一挑，怒

斷眉貨色還有何體面？鬼影子罵得好！

目相視的厲聲說道：「石靈璧，你要為鳳尾幫保全些體面，你還要……」

天罡手閔智底下的話沒說出來，突然旁邊待訊的鬼影子唐雙青厲聲說道：「老么，你把江湖道上的朋友可罵苦了。鳳尾幫中就是一名弟兄也知道甯死不辱，漢子作漢子當！這麼一點硬骨頭沒有，就該老老實實在家裡守著老婆孩子一忍，又跑到江湖道上充的那門子的好朋友！老么，你再敢說半句搖尾乞憐的話，我唐雙青把你先廢了！我給你抵命，相好的，挺著點，別給好朋友現眼了！」鬼影子唐雙青這一痛罵斷眉石老么，所有天鳳堂在場的人，無不人人稱快。

石老么被罵得羞愧難當，霍的站起，扭頭向鬼影子唐雙青道：「姓唐的，別跟我石老么充好朋友，說這種下井投石的話。我石老么死不了絕不忘你今天這番話。咱們走著瞧吧！」說到這向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智道：「閔香主請你施刑吧！」

這時天罡手閔智冷笑了聲道：「鳳尾幫威名，被你糟踐苦了！」閔香主還要往下說，一旁刑堂掌堂師海鳥吳青，走到閔智面前俯首躬身上說道：「敝堂恭候香主請刑。」天罡手閔智遂把話鋒收住，向刑堂師海鳥吳青點點頭，隨向武幫主說了聲：「本堂遵賜請刑。」

說罷，立刻轉身走向壇前，向上又復一拜；從神案右首到了那金漆木架前，把架上插的那枝色已殷紅的竹杖，上面蒙著的黃袱子揭了下去，往架子上一搭把那根竹杖拔下來。看情形竹杖似乎很重，天罡手閔智把這根竹杖取到壇前，雙手擎著，刑堂師海鳥吳青立刻接了過去，交給兩名刑堂的司刑弟子扛著。海鳥吳青向斷眉石老么喝了聲：「走！」斷眉石老么神情沮喪的竟自隨了刑堂師向便門走去，天罡手閔智卻向刑堂師吳青招呼道：「吳老師，施刑後本堂可要

「爲公」兩字，掩蓋住世間多少罪惡！

驗刑。」

吳青已然走出十幾步去，轉身向天罡手閔智道：「本堂只知遵諭施刑，不懂其他，自然要請閱香主驗刑的。」說完這兩句話，遂追上那司刑弟子監視的斷眉石老么，從那便門走出去。這裡龍頭幫主卻向候訓的鬼影子唐雙青，侯萬封，屠振海、桑青，胡燦等道：「你們可知罪？」

仍是鬼影子唐雙青先答道：「弟子們深知擅離職守，私自行動，有違幫規，弟子等已然作錯，情願領罪。唯求幫主念在雖犯壇規，也是爲公，慈悲弟子等感激不盡！」

天南逸叟武維揚點點頭道：「本幫主愛的是英雄，重的是道義。自重建鳳尾幫以來我對壇下弟兄的就是『大公無私』四個字，不論和我武維揚多近的友誼，只要犯了幫規壇戒，是絕不留情面。唐雙青你身犯幫規，適才又那麼放肆，本該從重處治，姑念你激於一時之義憤，情有可原；故犯壇規，必須懲戒，由天鳳堂牌示記大過一次，罰餉三個月，以資儆戒。速回分水關好好效力，你可願遵諭領罰麼？」

鬼影子唐雙青忙恭敬答道：「幫主這麼慈悲弟子，弟子感激不盡，嗣後定當力守壇規，努力報效。」

龍頭幫主一擺手道：「你要趕緊趕回分水關，無論何人未奉主壇朱札、竹符、旗令，不准出入。」說到這向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道：「賜他一道竹符，教他趕緊歸舵。」

天鳳堂香主歐陽尚毅答了個「是」字，從竹符架子上拔下一道竹牌，遞與鬼影子唐雙青；唐雙青敬謹的接過竹符，向神壇一拜，轉身低著頭走出天鳳堂去。這時淮陽、西嶽兩派群雄全

聽見從後面發出一片慘號之聲，知道是斷眉石老么受刑。聽到這種聲音，就知道這種罰定是夠厲害的，其怪那廝方才不避羞辱的求饒了。

且說鬼影子唐雙青走後，武幫主復向侯萬封、屠振海、桑青三人說道：「你們在外壇掌壇全是入幫多年，受過前代老師多年慈悲，對於幫規壇戒夙所深知。入分水關報到之後，應候內三堂派人接引，才准你們入十二連環塢主壇聽訓。如今竟敢這麼任意胡為，你們分明是藐視幫規。本座從輕處置，姑念在外壇掌舵以來，尚能為祖師效力，格外慈悲你們；每人掌責二十，著赴鹽倉效力一月，再行候諭聽訓。來！把他們帶下去。」原來對付外壇舵主，卻比主舵上人差多了，絲毫不准置辯，立時有刑堂值堂師帶著司刑押著三人赴刑堂領刑。

這裡只賸下胡燦，他本是主壇刑堂效力，隸屬在金雕堂。武幫主單單把他留在最後，他以為此次奉命追緝叛幫背道的雙頭鳥有功，把自己饒了，那知龍頭幫主面色一沉招呼道：「胡燦，你身在外三堂刑堂效力，如今竟敢這麼紊亂壇規，你等於知法犯法，應該從重處治。念你這次出去略著勞績，免去重刑，杖責八十，三日後赴鹽倉效力百日，再行歸舵。」

胡燦驚惶之下，尚要求幫主的恩典，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一聲斷喝道：「胡燦，身在刑堂效力，故犯壇規。更有你這次追取雙頭鳥姜健侯的首級，本座恐怕你不是他的敵手，並賜你前在鷹遊山掌青鸞堂，已故谷香主所遺開骨縮筋散處治他，是他已無抵抗能力；你既為領奉龍頭朱札之人，所隨去的人以及各外壇舵主全得聽從你的調度，抗命者死！你竟不能自尊自責，反任所帶去的人任意施刑，殘剝逆徒的肢體。老頭子這裡因為逆徒姜健侯作孽太重，應遭

不得不補處
。何不早說
？

慘報，所以並不追究你一切，竟這麼恩典你；你還不叩謝幫主的慈悲，你真是自找死了！再敢胡言，本香主可要取你的性命！」

胡燦被他直轄香主這一叱責，想到幫規的嚴厲，不寒而慄！果然仔細追究起來，自己真不易保住性命，遂立刻戰戰兢兢得向上叩頭道：「弟子遵諭領刑，謝幫主香主的慈悲。」他這裡叩頭的工夫，已有司刑弟子過來向他說了聲：「走吧！」胡燦站起低頭隨著往外走著。

這時南面便門一陣步履雜沓之聲，只見兩名司刑弟子扛著神虎棒，緊跟著後面的是四名壯丁，搭著一架竹製的軟床，軟床上是一幅整幅的油布，從軟床的左右垂下一尺長；上面俯身臥著的正是那斷眉石老么，身體雖是俯著，可是臉兒卻是側著，有一個軟枕墊著頭，下半身卻蓋著一幅紅布綢子。在肩頭下有一根一掌寬的大帶緞勒著脊背，把上半身完全捆在了軟床上，從下端的油布上已看出被血水染過。斷眉石老么形如死屍，面如白的像紙似的；在行經鷹爪王等立處附近時，斷眉石老么忽的一咧嘴，全身一動，不過上身已被那條大帶子勒著，那轉動得了？可是淒厲的一聲嘶號，雖聽出嗓音已啞，可是天鳳堂中沒有一人沒聽到，全是不約而同的皺了皺眉頭。這軟床後跟著兩名司刑的弟子，最後是刑堂老師海鳥吳青。趕到快到壇前，行床後的兩名司刑弟子往前搶了一步，兩人分左右的貼到軟床後半段左右，刑堂老師海鳥吳青也疾趨到前面，向龍頭幫主俯首躬身致敬，口中說道：「弟子遵諭施刑已畢，敬謹繳還神虎棒。」兩名扛神虎棒的弟子各持一端肅立在刑堂師前。

這時天罡手閔智趕過來道：「可曾淨棒了麼？」海鳥吳青道：「弟子焉敢褻瀆祖師遺法，

打爛頑石！
不僅斷眉，
而且斷腰加
一番！

已然淨過。」天罡手道了個「好」字，雙手把神虎棒接過去，恭恭敬敬的捧向神壇左首，仍還在架子上，把那黃袱子又蒙在了神虎棒頂端。在刑堂師海鳥吳青獻棒時，抬軟床的四名壯丁已然停步不前，趕到天罡手閱智安放完了神虎棒，轉身再到壇前；刑堂師海鳥吳青身形往旁一撇，口中卻用沈著的聲音說了聲：「請幫主、閱香主驗刑！」吳青的話一出，那抬軟床的四名壯丁，各自以一只手提著軟床的四角，步伐輕靈巧快整齊，如飛的從側面門向壇前。左右兩名司刑弟子，也是躡著腳尖隨著軟床左右不差半步的轉過去；趕到了壇前，卻把軟床的首端向外，四名壯丁像釘在那一絲不動，挺身垂目向外直立。

兩名司刑弟子卻齊說了聲：「請幫主香主驗刑。」兩人動作一齊的把石老么下半身蓋著的那幅紅油綢子單子往起一揭，莫看所有天鳳堂中全是江湖道中人，全是練家子，竟全一皺眉，一扭頭不忍細看！

鷹爪王不禁暗暗搖頭，只見那油綢子一掀開，石老么的腰部以下血肉模糊，皮開肉綻；身子下面的油布完全被鮮血浸起來。這一揭油綢子，大約的碰了傷處，斷眉石老么從昏迷中上半身一顫，一聲慘號！再也不動一動，已昏絕過去。天罡手閱智，只把手一揮，喝了聲：「抬出去。」那四名壯丁如飛的直向天鳳堂北面的便門馳去。在這軟床一動的工夫，兩名司刑弟子已把油綢子給蓋上。

天罡手閱智仍然沒退下來，站在那招呼道：「執堂師彭壽山聽命。」執堂彭壽山忙來到閱香主前躬身說道：「弟子彭壽山恭候香主訓示。」天罡手閱智道：「已受刑罰的石靈壁棒傷太

重，依照堂規趕緊給他治療。本香主恩典他賜他九轉還魂丹七粒，金瘡散一瓶，教他棒傷早愈，趕到鹽倉效力，毋得自誤。藥品到青鸞堂領取。」

執堂師彭壽山答了聲：「是。」轉身逕去辦理。這位執堂師尚沒走到門口，從外面匆匆走進一人。這一人走路慌張，險些和彭撞個滿懷；彭壽山往旁一閃算是讓開，瞪了這人一眼，走出門去。

來人年約三旬左右，身形矮小精幹，直趨神壇前，向龍頭幫主面前俯首躬身道：「報，巡江第四舵白沙河郝舵主，以紅旗快艇飛報龍頭，有福壽堂鮑羅兩香主的船要從白沙河過去，說是出分水關訪友。郝舵主以龍頭主舵正當有事之時，兩位香主神色倉惶，更看出鮑香主似帶傷痕。郝舵主婉言阻擋，可是鮑羅兩香主的船並未向來路退回，似乎奔了烏鴉嘴一帶。郝舵主以福壽堂退隱香主地位尊崇，除龍頭幫主一人，沒有管轄他們之權；既不敢盤詰扣留，又不敢派人跟綴，只可用紅旗犯著壇規報進來，免得發生意外，郝舵主擔不起。」

鷹爪王等離著壇口雖遠，但因為自從這人一說到鮑羅兩香主，所有天鳳堂的幫匪全是一驚，連個喘大氣的全沒有；夾雜的聽出是才受刑的要命郎中鮑子威和一個姓羅的要私出分水關。鷹爪王等全想起夜入福壽堂見過那羅香主，果然到天鳳堂的福壽堂諸老中，沒有此人在內。

就在這人報告完時，天南逸叟武維揚雙眉一挑，抬頭向三堂香主說了聲：「我倒真不信他真敢這麼倒行逆施！」說到這句，目光向鷹爪王一班人這邊瞬了一下，隨向報事這人一揮手道：「知道了，報事紅旗不要走，教他候令。」這名報事的答應了聲，將身退去。